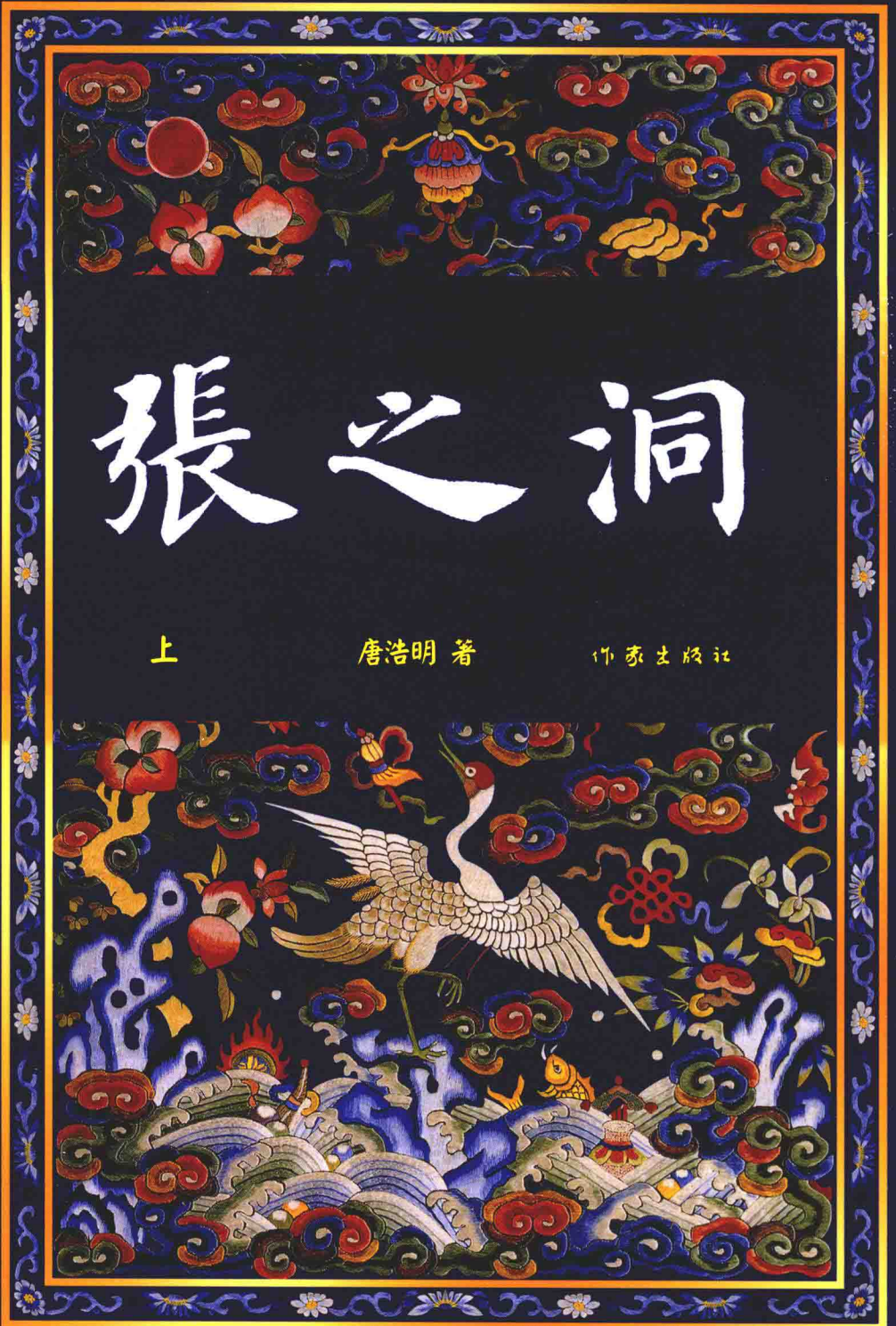


張之洞

上

唐浩明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

張之洞

上

唐浩明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之洞：全三册 / 唐浩明著. —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6.5

ISBN 978-7-5063-8925-9

I. ①张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张之洞 (1837~1909)
—传记 IV. ①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01585号

张之洞 全三册

作 者：唐浩明

责任编辑：王 旻

装帧设计：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6 × 210

字 数：1354千

印 张：52.5

版 次：2016年7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925-9

定 价：128.00元 (全3册)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第一章 清流砥柱

- 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，愤怒骂道：崇厚该杀 / 1
- 二 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 / 13
- 三 慈禧看到一个社稷之材 / 29
- 四 慈禧钦点张之洞为癸亥科探花 / 40
- 五 原来张之洞短身寝貌，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头 / 53
- 六 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 / 61
- 七 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 / 77
- 八 张之万对堂弟说：做官是有诀窍的 / 90
- 九 为借东乡之案做文章，醇王在清漪园召见张之洞 / 104
- 十 慈禧送给妹妹的礼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 / 116
- 十一 附子一片，请勿入药 / 125

第二章 燕山聘贤

- 一 赴任前夕，张之洞深夜造访醇王府 / 142
- 二 王夫人突然难产去世 / 151
- 三 一位报国心强烈的热血之士，偏偏年轻时又错投了主子 / 168
- 四 出山前夕，桑治平与张之洞约法三章 / 181
- 五 来到山西的第一天，张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罌粟苗 / 194
- 六 遭遇的第一个县令便是鸦片鬼 / 213

第三章 投石问路

- 一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，张之洞顿生反感 / 220
- 二 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/ 226
- 三 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 / 238
- 四 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 / 241
- 五 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 / 254
- 六 敢参葆庚、王定安，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 / 261

第四章 晋祠知音

- 一 为了五万两银子，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 / 276
- 二 圣母殿里的灵签 / 285
- 三 夜阑更深，远处飘来了琴声 / 302

第五章 清查库款

- 一 为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，阎敬铭出了一个好主意 / 313
- 二 胡林翼被洋人气死的往事，震撼张之洞的心 / 327
- 三 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 / 339
- 四 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 / 346
- 五 刺客原来是藩司的朋友 / 356
- 六 借朝廷惩办贪官之机，张之洞大举清查库款整饬吏治 / 363
- 七 秋夜，女琴师的乐理启发了三晋执政者 / 368

第六章 观摩洋技

- 一 英国传教士给山西巡抚上第一堂科技启蒙课 / 379
- 二 巡抚衙门里的科学小实验 / 391
- 三 唐风宋骨话诗歌 / 402
- 四 人生难得最是情 / 414
- 五 离开山西的前夕，张之洞才知道三晋依旧在大种罂粟 / 426

第七章 和耶战耶

- 一 恭王府里的密谋 / 440
- 二 慈禧深夜召见李鸿章 / 455

三 醇王府把宝押在对法一战上 / 473

第八章 谅山大捷

一 面对炮火，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惶失措 / 484

二 马尾一仗，毁了两个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 / 502

三 海隅荒村，张之洞恭请冯子材出山 / 514

四 来了个精通十国语言的奇才 / 529

五 冯子材威震镇南关 / 547

第一章

清流砥柱

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，愤怒骂道：崇厚该杀

深秋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它的最后一缕残照仍留在人间，给大清帝国灰暗的京师罩上一圈淡黄色的光晕。从西山那边刮过来的霜风一阵紧过一阵。它将沿途高大的白杨树吹得飒飒作响，又将御道上的黄土漫天掀起，灰尘裹着败叶毫无目的地在空中飘飘荡荡。凄凉的霜风也将沿途的塔寺和宫殿上的铁马，吹得左右晃动，发出清脆悠长的金属撞击声；又将各大城门上高高竖起的大清杏黄龙旗，吹得猎猎作响。这情景酷似这座八百年古都此时的境遇：既陈腐不堪，又带有几分神秘性；既处在衰败破落之际，又似乎有一种厚重的底蕴在顽强地支撑着，决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！

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，淡黄色的光晕慢慢地变为灰蒙蒙的暮霭，京师寂寞而寒冷的秋夜来临了。

张之洞斜靠在病榻上，默默地注视着宇宙间亘古以来便这样无声无

息周而复始的变化。他已病了七八天，今天下午才开始略觉好点，或许是病体虚弱的缘故吧，面对着天地间时序的推移，他的胸腔里无端涌出一股惆怅伤感的意绪来。

他已经四十三岁，通籍十六七年了，却还只是一个洗马。在数以百计的官名中，洗马，应该算是最粗俗的一个名称。不要说普通老百姓，就是许多与官场打交道的人，也不知朝廷中有此种官职。嘉庆朝便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
某洗马出京赴西北办事，一天傍晚在甘肃一个驿站落宿。驿吏拿出簿册来登记，请问他官居何职，那人答：“洗马。”驿吏想，这一定是替皇宫洗刷马匹的夫役。又问：“你一天洗多少匹马？”那人知驿吏误会了，便和他开玩笑：“没有定数，忙时多洗，闲时少洗，心情好时多洗，心情不好时少洗。”驿吏确信他是马夫了，说：“皇上待下人真是宽厚！”便将他安排在最下等的房间里，不再理睬了，那人也不作声。过一会儿，县令乘大轿来拜访此人，并把他接到县衙门里去住。那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轿里，县令则步行跟随，一面弯着腰恭恭敬敬地与他说话。

驿吏大惊，问县令的跟班：“他不是个马夫吗，县太爷怎么对他这样客气？”跟班斥道：“什么马夫！他是县太爷的恩师。十年前，县太爷就是在他手里中的举，五年前会试时，他又是县太爷的房师。”驿吏明白了，“洗马”不是马夫，但他始终不知道“洗马”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儿。

原来，洗马是司经局的主管官员。司经局的职责是掌管书籍典册，隶属詹事府。詹事府原是太子的属官。康熙晚年决定不立太子，并作为定制传下来，詹事府因此一度废弃，后来又恢复，以备翰林院的官员迁升之用。洗马的品级为从五品，来到地方上，品级既比正七品的县令要高，又加之有师恩这一层在内，故那位县令对洗马优礼有加；然而在京



师，洗马实在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闲散小官。

若说无才无德倒也罢了，偏偏是无论做史官，还是做学使，张之洞都比别人做得有声有色，可就是官升不上去，真叫人沮丧。他是个志大才大自视甚高的人，从小起就盼望着今后能经天纬地出将入相，给青史留下几页辉煌的记载。然而时至今日还只是一个从五品，年过不惑，精力日衰，这一生的宏大抱负能有实现的一天吗？

张之洞为自己愁虑，更为国事愁虑，他觉得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命似的。国家发生的事情，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，无论是任人行政还是用兵打仗，也无论他本人是身处京师还是远在边鄙，只要让他知道了，他就非得过问不可。他常常难以理解的是，朝廷办出的事为何总是那样不尽如人意，许多原本易于处置的事情，为何总是办得那样乖谬？唉，真是朝中无人！倘若自己握秉朝纲，国家决不是眼下这等一团乱麻似的不可收拾。张之洞常常这样想着想着，便免不了在心里发起牢骚来。

近日就有一件事令他忧虑。

十多年前，趁西北内乱时，浩罕王国的阿古柏带兵侵占了新疆，并与英国和沙俄勾结，企图长期统治这块广阔的土地。沙俄也对新疆怀有野心，借口保护侨民，出兵占领重镇伊犁。光绪二年，左宗棠率部出关，很快便打败阿古柏，收复新疆，但沙俄却拒不归还伊犁，朝廷决定派崇厚去俄国会商此事。

崇厚是个洋务派，跟外国人关系密切。同治九年，天津教案发生，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，就极力主张严办天津地方官以取悦法国。后来奉旨到巴黎道歉，又在法国人面前竭尽讨好之能事。官场和士林中许多人都讨厌这个油嘴滑舌八面玲珑的软骨头，张之洞尤其痛恨，他认为不能委派崇厚办这样的大事。

朝廷谕旨已下达，当然不可更改。张之洞于是上疏，请太后命令崇

厚走西北陆路进俄国，以便在途中实地考察新疆特别是伊犁一带的地理人情，从而做到心里有数，以免上俄国人的当。但崇厚怕吃苦，不肯走陆路，坚持要坐海船；又声称已对新疆了如指掌，此行决不会让国家吃亏。慈禧终于答应了崇厚。为此，张之洞又添一重顾虑。

于是，他决定自己来研究整个新疆的舆地，随时准备为朝廷提供行之有效的方略。就是因为过度劳累于此，一向不太强健的张之洞病倒了。

这时，他又想起这件事来，伊犁城四周的山川地貌顿时出现在脑子里。“伊犁城南边的那条河，叫个什么名字来着？”张之洞拍打着脑门，想了很久想不起来。他掀开被子下床，擎起窗台上的油灯，想到隔壁书房里去查一查地图。

“四爷！”听到房间里有响动，正在厨房和女仆春兰一起收拾东西的夫人王氏忙推门进来。王夫人的年纪比丈夫小得多，不便直呼其名。张之洞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，她便以这种尊称来叫丈夫。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想到书房里去查看一下地图。”

“外面风大，刚好一点，不要再受凉了。”王夫人接过丈夫手中的油灯，扶着他回到床边，说，“你依旧坐到床上去，我去给你把图拿过来。”

王夫人从隔壁房间里把那张标着《皇朝舆地图》的图纸拿了过来，摊开在桌面上。地图很大，把一张桌面全部遮住了。张之洞将油灯移到地图的西北角。

“特克斯！”他抬起头来，一边折地图，一边重复着，“特克斯。是的，就是特克斯！”

王夫人帮他把地图收好，问：“特克斯是什么？”

“伊犁城南边的一条河。”张之洞自己掀开被子，重新坐到床上，自嘲地说，“我怕真的是老了，很熟的一个名字，一下子就想不



起来。”

王夫人安慰道：“这不能怪你，只能怪它名字没取好。什么特克斯、特克斯的，多难记，若是取一个像淮河、汉水一样的名字，不一下子就记住了吗？”

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。夫人这句话把他逗乐了，连声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夫人说得对，不能怪我记性不好，而是它的名字没取好！”

王夫人也笑了起来，她给丈夫把四周的被角压好，说：“不要再想这些事了，这几天都是让什么伊犁呀、特克斯呀把你累病的，安安稳稳地静静心吧，等康复了再说。二哥说明天上午还会来号号脉，开张单子。”

“廉生的医道是越来越精了。大前年我在成都也是得的这种病，川中名医龙运甫给我开的药方，见效也没有这样快。我看要不了几年，他的医术会比太医院里那几个只会开平安单方的老太医还要高明。”

张之洞说的廉生，就是王夫人的胞兄王懿荣，懂得点文字学史的人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。十多年后，就是这个王懿荣，凭着他对医药学的兴趣和深厚的文字学根底，因一个偶然机会，发现了商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刻在龟板和牛胛骨上用以记事的文字，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，从而被尊称为甲骨文之父。但现在他只是翰林院的检讨，一个七品小京官。

“二哥反复说了，要静心休养，不要劳神。”

“我一直在养病，没有劳神。”

“没有劳神？”王夫人嗔道，“没有劳神，怎么又会想起特克斯了呢？”

“唉！”张之洞叹了一口气，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，好长一会儿没有作声。

墙壁上只挂着一幅画。这画是王夫人娘家祖上传下来的，题为《林

泉归隐图》，乃明代大画家文徵明的真迹，是王夫人的陪嫁之物。王夫人顺着丈夫的目光，看了一眼《林泉归隐图》，想起了去年丈夫对她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咱们也学文徵明，去归隐林泉吧！”她马上接言：“好哇，到哪里去归隐呢？是去你的老家南皮，还是去我的老家福山呢？”见丈夫不再吱声，王夫人笑着说：“归隐好是好，可你的那番志向呢？”张之洞沉吟半晌，说：“看来，还不到归隐的时候。”从那以后，再不提归隐的事了。眼下莫不是又动了这个念头？王夫人的目光从《林泉归隐图》上转回，深情地望着凝神不语的丈夫。

在通常人的眼里，张之洞的长相算不上一个英俊的男子汉。他是自古多豪杰的燕赵人的后裔，却没有燕赵豪杰高大雄壮的身躯。他的个头甚至不及中人，肩窄腰细，手无缚鸡之力。他的脸形五官也长得不好。脸是长长的，下巴尖尖的，眉毛粗短，两只眼睛略呈长形，鼻子却又大得出奇，粗看起来，犹如泰山镇鲁似的压在长眼与阔嘴之间。只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夫人，才真正知道其貌不扬的丈夫的魅力所在。她知道丈夫矮小身躯里滚动的是真正燕赵豪杰的血液，不起眼的眉宇之间，蕴藏了许多人所不及的学问见识。

她试探着问：“你想什么呢，是不是又想学文徵明去归隐？”

“你说到哪里去了！我是放心不下啊，不知崇厚与俄国人谈到什么程度了。崇厚那家伙一向怕洋人，又不熟悉新疆的情况，我担心他会栽在俄国人的手里。”

“四爷。”王夫人笑着说，“依我看，这国家大事你还是少操心为好。上有皇太后、恭王、醇王各位王爷，下有军机、六部、九卿各位大员，现在还轮不上你这个小小的洗马费心，安安稳稳养好身体，日后做了侍郎、尚书再说吧！”

“不能这样说！”张之洞跟夫人认起真来，“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洗马虽然官职低，比起匹夫来不知高了多少；何况崇厚这次跟俄



国人谈的是收复国家领土的大事，我怎能不关心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跟你争辩了！”宦门出身的王夫人既深知朝廷命官与公务之间的关系，又深知丈夫素以国事为身家性命的脾性，便主动退了下来。“至少这几天不要去想这码子事，完全康复了再说。天已黑下来了，我去把药端过来，喝了药，躺下睡觉吧！”

王夫人正要起身，春兰走进门来说：“老爷，宝老爷、张老爷和陈老爷来了。”

“噢，是他们来了，快请！”张之洞一边说，一边掀开棉被。王夫人赶紧将一件玄色缎面羊毛长袍给丈夫披上。

刚迈出卧房门，内阁学士宝廷、翰林院侍讲张佩纶、翰林院编修陈宝琛便走进了庭院。

未待主人开口，精明灵活风度翩翩的张佩纶便先打起招呼：“香涛兄，听春兰说，你近来身体不适，好些了吗？”

张之洞答：“在床上躺了几天，今天下午开始好多了。”

“什么病？”矮矮胖胖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陈宝琛端详着主人说，“才几天，就瘦多了。”

张佩纶、宝廷和陈宝琛是这里的常客，且为人和张之洞一样的通脱平易不拘礼节，故王夫人不回避他们，这时走出卧房，笑着说：“黑夜来访，必有要事，快进客厅坐吧。只是有一点，他的伤风病还没好，不要谈久了。”

“好厉害的嫂子，还没说话哩，就先下逐客令了。”张佩纶笑嘻嘻地说。

这个出生于河北丰润的三十一岁青年，确实不同庸常。他博闻强识，文笔犀利，尤为难得的是，他疾恶如仇，敢作敢为。朝中的重臣，各省的督抚，凡有人做了他认为不该做的事，他都敢上折参劾，并不畏惧会遭到打击报复。很多人怕他恨他，更多人则喜欢他敬重他。他这样

无所顾忌，居然官运亨通，通籍不过七八年，便已经是从小四品的翰林院侍讲了。

光绪三年，朝廷为穆宗神主升祔的事颇为棘手。因为太庙只有九室，而这九室分别由太祖、太宗、世祖、圣祖、世宗、高宗、仁宗、宣宗、文宗的神主给占满了，慈禧的亲生儿子、十九岁去世的同治皇帝庙号穆宗的神主摆不进去，廷臣们为此事议论纷纷：有的建议再建一个太庙，有的建议在原太庙的左右再扩建几室。张佩纶上书提出一个办法。他说可仿效周朝为文王、武王建世室的成法，为太宗文皇帝建一世室。大清一统江山，实际上是太宗打下来的，他理应享受这种特殊的礼遇，今后可将前代神主依次递迁太宗世室。

这个主意，既通过建世室崇隆太宗的做法，来颂扬皇太极入关进中原的历史功绩，又解决了眼下穆宗神主升祔的实际问题，同时也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后顾之忧，得到两宫太后的嘉许，予以采纳。张之洞也想到了这一层，也给朝廷上了两道内容相近的奏折，他后来读到张佩纶的折子后，深觉自己讲得没有张佩纶的透彻。他感叹说，不图郑小同、杜子春复生于今日！于是亲自登门拜访，与这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年轻人订交。

陈宝琛拉着张之洞的手对王夫人说：“香涛兄的手还是冷的，确实未复原，按理我们看看就该走了，但今晚有一件特别重大的事，我们要在这里多赖一会儿，请嫂子原谅。”

矮矮胖胖的陈宝琛祖籍福建，和张佩纶同年，也是个爱管闲事的人。他模样生得敦敦厚厚，写出的文章却尖利苛刻，读起来有一种痛快感。

宝廷笑嘻嘻地望着王夫人说：“请嫂子法外施恩，这件事的确重大得不得了！”

宝廷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郑亲王哈尔朗济的九代孙，真正的黄带



子。满人入关二百多年了，努尔哈赤的后裔们久享荣华富贵，既不屑于以学问诗文博取功名，连老祖宗的刀枪骑射也弃之不顾，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轻轻巧巧地进入官场。但宝廷不这样，他走的是一条汉族读书人的艰难科举之路。他由举人而进士，由进士而翰林，是黄带子中极为少见的正途出身的官员。

王夫人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们谈的都是国家大事，哪一次谈的事都很重要，只是这国家又不是你们几个人的，用得着你们这般苦苦操心吗？我不管你们了，外面冷，快进客厅吧！”

张之洞摆摆手，请客人进他的客厅。客厅设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。正房共有四间。东边的一间是藏书室，四壁立着顶天接地的木架，木架上陈放着一函函书籍卷册。房间里摆着两张大木桌，桌上也堆满了书，有的正摊开着，看来这些都是主人近来正在使用的书籍。藏书室过来，便是主人夫妇的卧室。再过来一间，面积最大，这是主人平时读书治事之处。一张极大的书案摆在窗户边，上面放着读书人惯常使用的文房四宝和几册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另有两个博古架很引人注目。架子上摆满了破破烂烂的陶罐、泥碗，锈迹斑斑的箭镞、刀柄，残缺不全的瓷瓶、铜盆，乍然来到面前，如同走进了出土文物陈列室。另一壁墙上挂着一幅字，是一首七律：“心忧三户为秦虏，身放江潭作楚囚。处处芳兰开涕泪，年年寒橘落沙洲。婵媛兴叹终无济，婞直危身亦有由。宋玉景差无学术，仅传词赋丽千秋。”字迹笔酣墨饱，劲拔洒脱。熟悉书法的人一眼便可看出，这字学的是苏体：结体虽不及苏字的匀称，而其中的舒张意气，或有过之。这是主人的墨迹，录的也是他自己凭吊屈原的诗作。

东边的小间即客厅。客厅布置得简朴庄重。当中放一张大理石桌面的深红色梨木长方桌，四周摆着六张明式雕花高背红木椅。靠墙边摆着

两对带茶几的半旧楠木太师椅。最显眼的是客厅中高悬的一画一字。画面上—男子长发长须伫立茅屋中，两眼怒视窗外，双手后背，其中一只手上紧握—管羊毫，胸前的书案上残灯如豆，—纸平摊。画上首题着三个字：锄奸图。显然，画上的男子是明朝以弹劾严嵩出名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。这画出自主人的好友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的手笔。字录的是孟子的一句话：“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。”左下角有一行小字：与香涛贤弟共勉高阳李鸿藻书于三省斋。

进了客厅刚坐下，张佩纶便说：“香涛兄，你看了今天的邸抄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张之洞摇摇头说，“我有几天没看邸抄了。今天的邸抄上有什么大事吗？”

“哎呀，大得不得了！”张佩纶边说边从袖口里取出一份邸抄来，甩在桌子上，说，“崇厚那家伙把伊犁附近一大片土地都送给俄国了！”

“有这等事？”张之洞忙拿起邸抄。“我看看！”

陈宝琛走到张之洞的身边，指着邸抄左上角说：“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！”

张之洞的眼光移到左上角，—道粗黑的文字赫然跳进眼帘：崇厚在里瓦几亚签署还付伊犁条约。

“条约有十八条之多，不必全看了，我给你指几条主要的。”张佩纶迈着大步，从桌子对面急忙走过来，情绪激烈地指点着邸抄上的文章，大声念道，“伊犁归还中国。其南境特克斯河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划归俄国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”张之洞气愤地说，拿邸抄的手因生病乏力 and 心情激动而发起抖来。